

四书训义

一
函
六册

四書訓義卷三十一

孟子七

宋朱熹集註

明衡陽王夫之訓義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矩本作巨从工今寫从匚非从木从矢作樂今省作矩員當作圓音同義別員物數也圖全

方對興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員之器也矩所以為方

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箏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

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為陰也五

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

陰當作罌或省作金陰山北也陽當作易陽山南也大簇之讀如秦簇今共讀如湊射讀羊益切徵讀陟里切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亦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麩爲犧牲斷死刑必爲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率當作循

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

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準所以爲平繩所以爲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曾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
爲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爲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
廣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爲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
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衆謂貽患於
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

幸也

揆求癸切朝讀
如湖幸本作發

此言不仁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

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卽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亾其不亾者僥倖而已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

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郭本作葦加下作部國名齊附庸省作郭則譌而又譌矣辟當作闕喪讀衣聲

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蹶居衛切然當作燃泄弋制切

詩大雅板之篇蹶覆顛之意泄泄怠緩說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得

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板本作版俗別从木非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切

沓沓卽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

責也

責本从束作責
邪本从衣作袞

訓義戰國之世先王之道不明不行其君皆惟富國彊兵之是圖而以先王之愛養斯民治平天下者爲不足法惟其意之所欲爲而卽用之爲政卽有一二天資柔厚者亦率由乎亂政而不能改而一時遊士各出其聰明以亂舊章若申商之尙刑名李悝之盡地力破阡陌惠施公孫龍之辨堅白同異其說不一大抵以裂井田廢學校毀周官之法度滅三代之禮樂以迎合時君好大喜功之志而天下成乎大亂孟子獨守先王之道以爲平治天下之本圖而當時無

信行之者乃深辨當時暴君賊臣爲術之非著先王之道不可變易之實詳治亂之由而屢述成說以徵之冀天下之或能觀感也 而言曰今先王之法雖不行於天下而遺典具存不猶有可攷者哉吾得以一言盡之曰不忍人之政而已矣天爲民而立君君爲民而有政進可以平治天下而退可以保國而常存君之所當修明以施之民者此也臣之所當稱述以導君之行者此也而今之蔑裂舊章者且曰吾有吾之聰明吾有吾心之智慮可以裁物制事而治今之天下何用先王之法爲哉則請言法不可不遵之故夫制器者在乎明巧乃以離婁之明所視可不謬也公輸子之巧所造可不差也而欲成方則必以矩絜之矣欲成員則亦必以規運之矣使不以規矩而能成方員乎必不能也然則離婁公輸亦但善用其規矩而盡其度耳審音者則在乎聰乃以師曠之聰所聽無不辨也而欲正五音之君臣高下則必以六律之輕重大小多寡長短厚薄之數正其器而求其聲矣使不以六律而能正五音乎必不能也然則師曠亦但善用夫六律而得其實耳由此言之聰明不可恃而必在乎一成之法

音器且然況平治天下之大者乎夫平治天下在乎人君之一心心以立道固也乃以堯舜之心爲堯舜之道其於天下之人情物理無有不審者矣而欲平治天下則亦唯此仁政已耳推吾心之不容已而因以實行其經理之計推斯民之不可晏而因以悉授之愛養之方養之必有以養之教之必有以教之民乃各得而天下乃可平治使不以仁政焉而其能平治天下乎不能也然則堯舜亦但敦行乎仁政而盡其理耳夫事審其所能而不能者必不可強理之所固然卽勢之所必然今欲廢仁政於不行而自謂可與堯舜同功天下惟吾之所治則將使廢規矩毀六律而求器之精音之審也亦自度其聰明智力之可以有成乎否邪唯其不以仁政也則勿論不仁者之不足與有爲也今且有夫姿無刻薄之惡而舉動偶合乎人心者有仁心矣有仁聞矣而虐政不革民不被其恩澤經制不立不可法於後世則一念之愷悌一事之慈祥無足爲有無而於先王參天時酌地利因民情計久遠以達立之道未之行也夫仁心仁聞之主且然而況其本無一念之可尙一事之可述者乎則先王之道不行而欲

望天下之治平萬不能然之數也此非吾之私言也古有之矣故古之言治者曰君心之善待法以行使徒懷惻怛之心而無法以達其不意足以爲政矣治民之法因善而立使徒修文具之美而無善以爲之本不足以自行矣由此言之徒善之失均於徒法故聰明不可恃則仁心必有所以成也豈不信哉故詩咏之曰前王之定爲典章以詔後世者本無可過也其能勿恃其聰明而溢其常度乎無可不及也其能勿任其廢墜而遺其節目乎一率由乎一定之故典而行之則經理天下之大計在此矣夫舊章者先王之斟酌古今而不易者也
能率由之則民以之康乂事以之舉行天下以之各得其所今且曰遵先王之法不足以治今之天下而或有過於寬柔儉吝之憂乃取先王之法而思之取遵法者之得失而思之豈有此哉夫先王之法所以必遵者何也則吾請就先王立法之始而推言之夫作者之謂聖先王於法制未定之日而建萬世不易之常道豈非聖人哉其人旣聖矣聖人之耳目心思則有非夫人之所能及者矣而且非以其聰明睿智可以致遠察微而淺用之也以制器言之則竭其目

之力而精察之也乃既竭之餘猶覺象非象而用非用也乃思所以繼之焉制爲規而運之果得吾心所欲作之員也制爲矩而絜之果得吾心所欲作之方也制爲準而建之果得吾心所欲作之平也制爲繩而引之果得吾心所欲作之直也由是大而大用之小而小用之宮室車器皆取法焉不可勝用矣大哉以法行目力之所必察而垂之後人目皆賴之以明也以審音言之則竭其耳之力而審聆之也乃既竭之餘猶覺損可益而益可損也乃思所以繼之焉制爲陽律而吾心之欲倡者在此也制爲陰呂而吾心之欲和者在此也制爲上生之數而益者不可損也制爲下生之數而損者不可益也由是正而正用之變而變用之八音歌咏皆取法焉不可勝用矣大哉法以宣耳力之所必審而垂之後人耳皆賴之以聽也則以言乎平治天下而聖人之制作又豈易易哉聖人之心以天下爲心則所思者皆天下之理民無以厚生聖人思欲裕其財者無不悉矣民無以正德聖人思以納於善者無不周矣而猶恐其未能推之遠邇而咸宜推之古今而不匱也因思所以繼之焉使可大也使可久也則不

忍人之心無不達之於政也不忍人之失所養而有政焉則必如是而後養道以全不忍人之失所教而有政焉則必如是而後教道乃備由是而施之君子而君子宜焉施之野人而野人遂焉禮樂政刑皆有其必然之式則聖人之仁乃以溥及於天下如天之覆冒周萬物而無遺也大哉政以廣心思之所欲爲而垂之萬世心皆賴之以仁也夫壞法亂紀者且將疑規矩六律之外有耳目之力可用仁政之外有心思之可謀而不知聖人竭之於前而繼之於後凡後人之可恃其一得之聰明智慧者皆聖人已用而不屑恃之微明乎乃彼猶詹詹然曰吾之智有出古人之上者不知古人早已笑其愚矣故曰凡制事者有難易成毀之數焉明者易其所難暗者難其所易易其所難者逸而成難其所易者勞而毀此智不智之大辨也夫爲高則必因丘陵矣丘陵積形已高增修焉而益高也爲下必因川澤矣川澤處勢已下浚治焉而益下也則爲政而因先王之道修明之潤澤之而人皆戴德事皆就理也乃不因先王之道而役其心思以取給於一時之用則以損君德以傷國體以疲民力而終不可施行於

天下此將自謂智也而可豈謂之智乎何也以先王之道繼之於心思既竭之後而實有其可因者如丘陵川澤有自然之高下也 夫就治平天下者而言之則雖欲不用先王之法而勢必有所不能自剗制垂法者而言之則雖欲任耳目心思之力而皆其所已竭要此不忍人之政實生於仁者之心故仰求之先王而皆與其心合符則必不敢自作聰明以亂成法惟其以此心行此政則天下於此而待治焉萬民於此而待命焉是君道也乃以作民元后爲民父母而宜在高位矣若此心無誠然之惻隱不與先王而同情因以行政而務一旦之富彊遂與先王而異道則其所爲政教號令皆惡也皆以拂人之性而殘民之生者也而有高位以資其權力則惡播於臣民而不僅在一人之失道矣其播惡也唯爲君者以私智行其私心而不以渚揆度情理爲臣民之式也於是而變詐之術以愚其民者忽此而忽彼苛察之令以督其民者已密而又密且行而夕改之則下之奉行亦惟上意旨之是承而無一定之法可守矣夫下無法守而惡之播於衆者寧有止乎大臣而坐論於朝者無道之可信迎合無恆

之主志以建不經之議論而已矣小臣而分任百工者無度之可信觀望更改之政令以爲旦夕之利謀而已矣夫合大小臣工而道與度之皆廢也則官箴可以不守而名義之大且望之而爲滅絕彝倫之事由此而施於百姓無道與度之可遵也則姦僞可以恣行而刑法之條且犯之而爲倖逃苟免之術夫然則舉一國之大小臣民無非惡也政令愈繁而暴亂愈作固有必亾之理其尙存一旦之守祀者則以時無聖王不能正天誅以鉏無道而傲幸以免也而謂可使之在高位也乎此亦有成言之可徵矣故古有之曰今之亟亟於圖存修其城郭治其兵甲以爲卽有外至之災而無虞也而使其不完焉不多焉人心固而卽爲干城非災也墾其田野斂其貨財雖有天時之害而無憂也而使其不闢焉不聚焉經制存而易爲補救非害也唯夫上所勅法不因先王品節裁成之宜而以禮制度則下所揣摩不務先王詩書禮樂之典而學以明道於是而亂政以行邪說益逞賊害斯民之徒興起在位以壞國法而斂民怨則雖有堅城利兵而財充乎府庫衆喪民離散無日矣夫不仁之君所爲決於破先王

之法以播惡者唯富國彊兵之心使之然也而富彊不足以救喪亾則今之爲君者曷亦反而求夫平治天下之本圖哉 乃爲君者之安於不仁固其君道之不明而仁心凋喪然豈無有仁心仁聞之可與言治者哉而迷而不復則爲之臣者罪不容誅矣今之爲臣者亦豈不習聞先王之道乎乃其心曰世之衰也天不欲平治天下也故焉吾君者唯富彊之是圖而不足與言仁政也夫使天而開有道之天下也則可勿用士君子之挽回矣詩不云乎天之方蹶國且不能存而民且日以敝也此正爲人臣者扶危定傾之日尙無然其怠緩以因時說從以長惡何泄泄乎夫古有泄泄之語謂如水之緩流而不迫也今有沓沓之語謂如水之相仍而順下也今以居職無能任事而隨波以流者謂之沓沓而詩之所謂泄泄則雖未嘗無所效而要不能黽勉以圖治乃今人知惡沓正但以自固其爵祿而已而事君者將順其美而匡救其惡義也而以容說爲心無義矣其於進退也道合則從不合則去禮也而以固寵爲情無禮矣因是

而君之所好者壞成法以圖富彊而揣摩以埶會之譏先王之迂遠而謂不宐於今時若此者雖有所建白焉有所謀畫焉有所施行焉汲汲以圖之而皆以速其亾而止順君心之所好則亦與沓沓者同其波流順下之情而猶沓沓矣沓沓者日進於君之前則惡播於天下而成喪亾之勢不亦宐乎古之申明臣道者有之矣故曰今之從君以非先王之道者曰吾以恭奉吾君也吾但以敬慎其奉行之職也若先王之道吾君不能吾其敢以之強進乎不知能尊君者必尊君爲不世出之主王道不便於私利而難行必責之焉乃謂之恭能盡職者必盡竭其所可盡之心王道極乎至善而無邪必陳之以閉其邪焉乃謂之敬若曰先王之道非吾君所能也志在富與言富而已志在彊與言彊而已此則君之國且以之而危亾天下之民且以之而凋敝上賊君下賊民之臣而已矣由此言之則今之臣皆賊也又何怪乎先王之道終於不行而治平無日也哉嗚呼君爲播惡之君臣爲賊臣而猶妄爲之說曰五帝不襲禮三王不沿樂以今之道治今之天下而何用先王爲則道之不明行於天下也尙何望乎吾

唯明示以必然之理而推聖人至善之極以守先而待後已爾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良當作圖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盡所以爲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爲人之道

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一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端宜作端物之也端正也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亾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諛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

公義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益古銜切此宜寫作鑑今樂作監省譌作鑑非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監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爲監也

訓義 孟子曰今之爲君者亦各有其事功以督其民而爲臣者亦各有其學術以干其君而要皆暴而不仁而已夫天爲民而立君君爲民而授爵祿於臣此人與人相爲倫類之大綱也而豈曰唯吾之權足以行遂任其意以加諸百姓乎今夫爲方員者若人之意中自有其方員之則而不以規矩則方者必非方員者必非員矣是規矩者方員一定之極必以是爲準而不可不用也則夫人之有倫遂謂唯人之隨時而扞因俗而流可以羣處而自爲尊卑乎失其倫之理則其倫亦滅矣唯古之聖人有是倫則必有是理以處之有是理則必有是心以行之而後尊卑各得其所所以奠其位而不傾蓋必以是爲準而不可不及也夫君臣則豈非人倫之大者哉立乎民之上而爲之君君者民之君也則所